

長安學術

——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编 ——

第八辑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長安學術

林立

第八辑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编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安学术. 第8辑 /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编. — 北

京：商务印书馆，2016

ISBN 978 - 7 - 100 - 11901 - 6

I. ①长… II. ①陕… III. ①长安(历史地名)－文化史－文集 IV. ①K294.1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09931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长安学术

(第八辑)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1901 - 6

2016年5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6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8 1/2 插页 2

定价：75.00 元

《长安学术》编辑委员会

编委会名誉主任：霍松林

编 委 会 主 任：张新科

编委会副主任：邢向东 刘生良

编委会委员（以姓名拼音音序为序）：

曹胜高 党怀兴 高益荣 胡安顺 柯西钢

李继凯 李西建 刘锋焘 裴亚莉 苏仲乐

赵望秦 赵学清 赵学勇 周淑萍

名誉主任：霍松林

主 编：张新科

副 主 编：苏仲乐 杨晓斌

执行主编：周广干

前 言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的学术辑刊《长安学术》，从 2010 年第一辑发刊，到今天已经整六年了。如今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业经全新改版的《长安学术》。

最初创办《长安学术》的构想基于多年前的一些思考，在《长安学术》（第一辑）发刊词中，我们曾自豪而充满景仰地说道：“长安是中华古典文明和传统文化起源、荟萃、发展、兴盛并且辐射九州的圣地。”在这方古老、神圣而灵毓的厚土中，萌蘖并绵延数千年的长安文明和长安文化“在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长河中，谱写了五音繁会、响遏行云的华彩乐章，留下了光耀千秋、彪炳万世的丰富遗产”。在这样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中，承担起宣传、研究和发扬长安文化精髓的责任，是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全体同仁义不容辞的使命。故而，《长安学术》以长安文化、文明及文学等为研究对象，高举“国际长安学”的大纛，研究旨趣在于“阐古论今，传经弘道，让古典文化之神韵与现代学术之光华在长安大地上各显神通，奏响新的乐章，书写新的辉煌”。在多方的长期努力下，《长安学术》已经顺利刊行了七辑，在国内外学术界，尤其是国际长安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了众所瞩目的成绩。这些成绩于我们是慰藉，更是鞭策。我们深知，在新的形势下，《长安学术》应当有她更完美的定位，应当有她更长足的发展。

学术研究的使命和目标在于坚守和弘扬，更在于创新和突破。鉴于此，我们也对《长安学术》进行了适时的调整和改版。新版《长安学术》仍坚持“发挥古都地域优势，突出长安文化特色，传播学术研究信息，促进学科建设发展”的办刊宗旨，仍坚持凸显“体现地域性，突出学术性，强调创新性，注重前沿性”的办刊特色。以长安文化为阵地，凸显特色是我刊不变的追求和努力的方向；同时关注中国语言文学各学科及相关学科的最新进展和前沿，也当是我刊提升品质的应有之义。《长安学术》辑刊将与我院的“长安学人丛书”、“长安大讲堂”、“长安学术讲座”、“长安学人讲座”等学术研究、学术活动融为一体，打造属于我们自己的“长安”品牌，彰显我们的学科特色。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地处古都西安，是陕西师范大学最早设立的院系之一，也一直是学校重点发展的院系之一，到今天已经走过 71 年的创业历程。七十多年来，经过几代学人的辛苦努力和薪火传承，已经形成今天全新的学术格局。目前我院具有中国

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其下设 11 个二级学科博士授权点、13 个二级学科硕士授权点，包括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文艺学、中国古典文献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文艺与文化传播学、文体研究与文学教育、跨语言文化研究，以及美学（硕士点）、课程教学论（语文学教学论方向硕士点），已经形成由学士、硕士到博士、博士后的完整人才培养体系。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更于 2007 年获批国家重点学科。我院拥有一支结构合理、学识渊博、爱岗敬业、教风端正的一流师资队伍，目前在编教职工 109 人，其中专业教师 90 人。七十多年治学、教学的经验和精神，已经熔铸成文学院“厚德积学、严谨求实、兼容并包、尊重个性”的学术传统。我们将谨守传统，并以开放的气度、开阔的视野，为学术的交流和进步、为学术精神的积淀和关怀，为学术传统的传承和弘扬，付出更多的努力。

改版后的《长安学术》，除以长安学等体现地域特色的栏目外，还设有中国语言文学各学科及相关学科的专栏。本辑设有中国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汉语言文字学、民俗与文化、文学理论和文艺批评、现当代文学等专栏。本辑的作者既有年高德劭、望重学林的学界耆老，如谭家健、赵逵夫等老先生；又有学科砥柱、卓荦名家的中年领军学者，如方一新等先生；还有活跃于学界、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和新知，已经和正在开拓进取的青年学者。我们欣慰地看到学术园地的繁盛和壮大。《长安学术》是一个开放的园地，我们期望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所谓“学之所知，无所不达”，愿士林同道与我们一起“行道以利世”，向着远方和理想，“藏焉修焉，息焉游焉”。

编委会

2015 年 11 月 22 日 适值小雪节气

目 录

[古代文学]

谭家健：骈文在域外之传播研究（之三）

——朝鲜王朝骈文述略 (1)

咸晓婷：玄宗好古与古文运动的发生 (21)

杨沐晓：魏晋谯郡嵇氏家族文学创作及其特征 (30)

[古典文献学]

杨晓斌：严可均《全晋文》漏收谯周文辑补 (44)

方 韬：以新出碑刻补订《两汉三国学案》 (55)

孙雅芬：韩邦奇《苑洛集》的文献价值 (63)

苏 岑：《钦定诗经传说汇纂》对朝鲜后期《诗经》解释的影响 (71)

[汉语言文字学]

方一新 卢 鹭：安世高译经宗教角色语义场浅析 (85)

李小军：“底”不定量词用法的来源

——附论“底”不定量词、指示代词和结构助词用法三者的关系 (105)

郭燕妮：从并列到转折：“而”与“则”的平行虚化 (117)

楚艳芳：语气词“非”的来源及发展 (125)

路方鸽：《法苑珠林校注》拾遗 (132)

张福通 丁 晓：《汉语大词典》订补八则 (138)

杨同军 侯孝慧：作为地域文化载体的方言及其意蕴

——以兰州方言歇后语为例 (145)

周广干：从语言学角度考辨古籍成书问题的研究综述 (157)

[民俗与文化]

- 赵逵夫：一篇富于创见的牛女传说与七夕风俗研究论文
——评《牵牛织女传说的考察》..... (169)

杜志强 赵祥延：甘肃榆中苑川白马爷信仰分析 (175)

[现当代文学]

- 毕 海：乡愁与抒情
——论野夫的散文 (183)

葛 涛：萧军和胡乔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的交往及论争
——以萧军的日记和致胡乔木的三封书信为中心 (190)

申朝晖：《新中华报》文艺栏目研究 (207)

吴国彬：《关中报》：边区文化的建设与实践 (218)

[研究生论坛]

王雅萍：中国原创图画书的兴起与发展 (229)

高 岩 高怡喆：由契约文书看“行”的语法化历程 (235)

陈 冉：“翼”、“翅”、“翅膀”历时更替研究 (247)

陈澹宁：绚烂中的晦暗
——宋代官僚制度中的“胥吏之害” (253)

管丽峰：论《狂野之夜！》中“身体欲望”与文学创作的关系 (260)

吴 英：从存在关怀看巴赫金与庄子哲学思想 (269)

陈地阔：红楼烟云
——对于“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的重新思考 (277)

《长安学术》稿约 (287)

骈文在域外之传播研究（之三） ——朝鲜王朝骈文述略^{*}

谭家健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摘要 朝鲜王朝始于 1392 年，迄于 1910 年。此时的中国明清两代骈文处于低潮，朝鲜王朝骈文已不如新罗、高丽时期之盛，但仍普遍流行。作者多为朝廷官员，或执政宰辅，或外交使节，或翰馆文臣，或地方长官，少数是抗日英烈。作品有外交文书、朝廷表章、檄文通告、祠庙碑铭、诗文集序等，以记事、进言、述志为主，也有部分抒情、写景之作。艺术水平相当娴熟。

关键词 朝鲜王朝；骈文；域外传播；发展史

1392 年，原高丽大将军李成桂推翻高丽王朝，建立朝鲜王朝，传至 1910 年，为日本所吞并。这个时代约相当于中国的明清时期，骈文已经衰落，写作者越来越少，一般用于公文之表、状以及某些笺、启、祭文等，纯文学类不多。朝鲜中期学者李暉光（1563—1628）说：“我国之人用功于诗者众，至于散文则不着力。”（《艺峰类说》卷八《文章部·文评》）他指的是朝鲜时代上半叶的情况。就骈文而言，也是“全不着力”的，有成就的骈文名家不如前朝。但是，仍然产生了一些有一定水平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就数量而言，相当可观。

权近（1352—1409），号阳村，高丽王朝末期、朝鲜王朝初期著名文臣、学者。他是李穡的学生，高丽恭愍王十七年及第，曾任成均馆大司成。朝鲜开国后，任中枢院使，多次出使明朝，明太祖曾敕留文渊阁，命游观三日并赐宴、赋诗，很受优待。其文章后辑为《阳村集》。

*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华古今骈文通史”（批准号 14AZW01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权近的骈文，有《贺胡人纳哈出率部出降表》，作于洪武二十年（1389）。纳哈出是北元丞相，占据辽东。明朝发兵讨伐，纳氏迎降，其地悉平。表中称颂明太祖：“德禀英明，资全智勇。小心翼翼，顺帝则以无为；攸馘安安，屈人兵于不战。故此旃毳之俗，悉为冠带之民。武功既成，令闻益著。伏念臣猥将陋质，叨守弊封，告庙策勋，欣逢混一之代；称觞上寿，遥瞻朝贺之班。”纳哈出的灭亡，消除了高丽与明朝之间的障碍，也意味着明朝的疆域实现了统一。

《请子弟入学笺》一文中提到在洪武五年（1372），高丽恭愍王曾上表请遣子弟入学，钦蒙俞允。后来由于蒙古残余进犯，恭愍王去世而迁延至今。此表提到恭愍王请求继续派遣子弟入学。

有两封表笺都是要求放还高丽使臣柳珣、郑臣义等回国的。其中提到高丽使臣修聘于明朝，“忽被严威之谴，遂至拘留。在我无戏侮之心，何彼有猜疑之志。仰维圆融之监，必谅曲直之情。……伏愿获承方便，速脱艰屯。承帝眷以来归，有庆于国；与亲属而完聚，求保厥家”。这两封表与稍前的新罗末年李穡的陈情表事由有关，终止派留学生及扣留使臣皆反映明太祖曾对高丽与北元保持来往很是不满。如今北元已灭，两国关系正常化，所以提出上述两项要求。

《谢赐书籍冠服纱罗表》作于永乐元年（1403）。永乐皇帝赐朝鲜国王（这时已是李氏王朝）书籍二百二十四本、丝罗十六匹、锦缎十四匹、国王及王妃冠服各一副，因上表致谢。反映两国关系进一步改善。^①

卞季良（1369—1430），17岁登第，历仕高丽、朝鲜两朝，最后官至宰辅，掌文翰20年，事关邻国之外交辞命多出其手，朝廷常称其“表辞精功”。名作如《箕子祠碑文》，论者评为“语词奇绝”。其《春亭集》中，有表二十多篇，多作于明永乐年间，朝鲜与明朝关系改善之后。1407年安南国王胡氏攻明，永乐皇帝派朱能、张辅率兵灭之，改安南国为郡县，《贺平安南表》当作于是年。明太祖定都南京，皇四子明成祖于1402年夺建文帝之位于南京，1421年迁都北京。《贺建都北京龙马出现松柏凝脂表》与《贺驾幸北京表》二表当作于此时。谢赏赐表多首，有象牙、犀角、乐器、鹦哥、谢赐宴等，皆为国王代拟。题为《谢恩表》者有十篇，贺太子正位表有三篇，还有贺祥瑞、贺节日，等等，皆官样文章。值得注意的是《请免金银表》。明太祖对高丽外交上的暧昧多有不满，所征岁贡颇重，朝鲜难以长期负担，故请求减免。全文如下：

窃惟居高听卑，圣人之大度；有怀无隐，臣子之至情。窃念小邦，地偏土瘠，自来自不产金银。太祖高皇帝明睿所照，灼知其然，降旨蠲免，以至发回所贡器皿。第以高丽之季，前元客商转贩之余，仅备贡献，因循至今。公私所蓄，罄尽无

^① 《贺胡人纳哈出率部出降表》、《请子弟入学笺》、《谢赐书籍冠服纱罗表》均引自《阳村集》，影印本见《韩国文集中的明代史料》第十一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余。遇此日前之意，敢不披肝沥胆，仰颂天听也哉！伏望皇太子殿下导宣睿泽，特蠲金银之贡，代以物产之宜，以通上下心情，以慰远人之望，民之愿也。（见《春亭集》）

此笺是呈给皇太子，托他向皇帝求情的。还另有一封《请免金银表》，是上奏皇帝的，内容大致相同，后者以散句为主，情况交代得更详细。足见卞季良为民请命，为国减负，做了许多努力。

徐居正（1420—1488），号四佳亭，大邱人，1446年拔英科状元，历任集贤殿博士，兼弘文馆、艺文馆大提调，左赞成。曾出使明朝，五次入宫阁任职，执掌科举考试23年。学识渊博，历史、地理、天文、医药皆通，文学成就很高，时人称他“以文章鸣于东国”。他对朝鲜文学史的重要贡献是编辑大型文学选本《东文选》，完成于1481年，共133卷，1—22卷收各体诗1874首，23—233卷收各体文章1590篇。起自三国，止于朝鲜初，跨度约一千年。有相当篇幅是骈文，如诏、诰、表、笺等，是15世纪中叶朝鲜出版的文学选本收文最多的总集。徐居正还有《笔苑杂记》、《新撰东国舆地胜览》、《太平闲话》、《滑稽传》和《东人诗话》。《笔苑杂记》卷下说：“高丽光、显以后，文士辈出，诗赋四六依丽，非后人之所及，但文章议论多有可议者。”可见他对骈文评价颇高，而对议论文似有微词。

徐居正的文章今传有《四佳集》，其中有长于议论的骈文，对文学、历史、语言翻译分别发表了精辟的见解。

《进东文选笺》，文章分三大段，首先概括中国文章的发展历程：“窃念自结绳变为书契，而吾道（指孔子之道）寓于文辞。虞典夏谟之精微，实百王传授心法；周诰殷盘之灏噩，乃三代政教时宜。兹先圣六经之并行，与元气并行而迭运。然时数有盛衰之异，而文章有高下之殊。南华十篇书，变化奇崛；左氏一部传，泛滥浮夸。幸未丧于斯文，犹可寻于坠绪。汉而唐，唐而宋，百家并兴；风变骚，骚变诗，众体并作。观其辞虽互有工拙，要其归皆本于性情。盖欲久于流传，必在汇而删定。昭明选众作（指梁昭明太子萧统编《文选》）而古文尚在，德秀粹群英而正宗独传（指南宋真德秀编《文章正宗》），皆能代自成编，是以人得遍览。”从文学史论文学选集之重要性。第二段分析朝鲜文坛的状况：“粤我海隅之地，古称文献之邦。箕子演九畴，东民始受其赐；罗人入唐学，北方莫之或先。文风大振于高丽，德教极盛于昭代。间有名世之士，亦皆应朝而生。上姚姒，下鲁邹，鼓吹六籍；追班马，架屈宋，驰骋诸家。苟求之数百千年，能言者非一二计。扣之小，扣之大，虽各异音；工于文，工于诗，各尽所长。是之谓物之善鸣也，孰不曰文不在兹乎。”（这两句以成语作对，似散而骈）“第遗稿存者几希，而收录得之盖寡。台铉（崔台铉）之编成国鉴者（《东国文鉴》），失之疏略；崔瀣之著为东文者（《东人之文》），病于阙遗。是固儒者之轸心，抑亦文雅之事。”徐

居正对前人所编不太满意，然后有文章讲他奉接圣旨，遍购典籍，精心挑选，通前后凡几百人，得诗文总若干卷。“俾慕往哲之精辟，以资来学之范模。”整篇文章气派清畅，以四六句为主，而又加入少量三言对句，显得灵活多变，避免呆板。与散文笔法相通。

《进三国史节要箋》，首论史书的价值与体例：“国可灭，史不可灭，惟治乱具载于简编；褒至公，贬亦至公，其美恶难逃于笔削。宜修往牒，用劝后人。窃念纪事始于后汉，编年仿于鲁史。子长（司马迁）撰《史记》，班固因而历代有全书；温公（司马光）长编，紫阳（朱熹）继而通鉴有纲目。考观前史之体例，不出二家范围。”次述朝鲜之历史：“惟我日出之邦，实是天作之地。檀君并尧立，肇建千载之基；箕子受周封，丕阐八条之化。满（卫满）起亡命而北据，准不图存以南奔。而四郡因之瓜分，三韩遂焉鼎峙。顾年代之已邈，慨载籍之无闻。新罗先起而三姓相传，丽济（高丽、百济）继兴而二国同祖。或传世逾于五百，或历年几于一千。境壤惟其犬牙，干戈是以糜烂。”接着评论三国之史书：“虽得失殷鉴之未远，乃文献杞礼之不征。富轼祖马史而编摩（金富轼仿《史记》而作《三国史记》），所失者拾掇苴补；权近法麟经（孔子之《春秋》）而纂辑（权近有《三国史略》），所病者因循雷同。是不足传信而传疑，亦安能可法而可戒。”下面讲，现在是太平盛世，世祖大王关心修史，“乃开史局，仍简儒臣。爰取三代之旧文，俾仿长编之遗法”。今上承继前烈，“乃降内府之秘籍，趣成东观之新书”，臣等“竭数载之力，勒成一代之书。凡事关国家之隆替，巨细毕举；而政系民生之休戚，评略不遗。傥赐观览，仍许颁行。明烛往事之是非，人为鉴而古亦为鉴；昭示来者之劝诫，善吾师恶亦吾师”（《续东文选》卷十一）。层次清晰，论说深切。“人为鉴古亦为鉴”，“善吾师恶亦吾师”，这样的名句，在中国骈体之议论文中亦不可多得。

《四佳集》中有《译语指南序》，专论翻译尤其是韩语与华语之翻译事宜。朝鲜在15世纪以前一直使用汉字，从1444年世宗大王颁布“训民正音”以后，朝鲜才有自己的文字，并采用统一的读音来译读汉籍。《译语指南》之书即为翻译汉籍而作。徐居正生活在韩文正式形成，汉译进入规范化的时期，他的这篇序言反映了当时汉韩翻译的情况。序文指出，在这之前，为专习华音，已有《老乞大》、《朴通事》、《童子习》等书，皆译其言语文字而已；如天文地理草木禽兽各物之类，则未有译。世宗大王命大臣集中国名物等语译以本国谚字，又命译官博采广议，分门类聚，褒为六十一条，名曰《译语指南》，并命徐居正作序。序文的核心部分说：“古之圣王，建万国，亲诸侯，必设重译之官，以通番汉之情。周有大行人，历代仍之。设四夷馆，谓之象胥，皆所以一视无外之意。于是国于天地之间，九州岛之外，雕题、穷发、交趾之流，梯航以至。各以国语达于帝庭，无非出于畏天事大之义。况太祖高皇帝待我朝鲜，比之内诸

候。出百王，始制彦文；译华语，千变万化，无所拘碍。此《译语指南》所以得成也。呜呼！前圣述之于前，而后圣继之于后。皆为尊中国、谨法度而设，非直为言语译文文学之间耳。”序文有散有骈，以骈句为主。上述几篇文章反映了朝鲜对汉文化的尊重和历史上中朝文化交流的亲密关系。

李荇（1478—1534），字择之，曾任大司谏、左议政。性情耿介，直言敢谏，不为当政者所容，前后遭流放近十年。在文学上，以诗歌著称，是海东江西诗派代表人物之一，作品敢于揭露权贵之荒淫，同情庶民的疾苦。另有赋作十余篇，骈散文若干篇，集成《容斋集》传世。其中有一篇《进〈续东文选〉笺》，是地道的骈文。《续东文选》是承接徐居正《东文选》的续作，共22卷，一半是诗，一半是文，篇幅相当于《东文选》的六分之一。所收文章，比《东文选》延后三十多年。李荇是该书主编。参编者还有申时慨、金诠、南袞等人。他们是奉国君之命而作。

李荇《进〈续东文选〉笺》，是上奏国王的表笺，写法和观点与徐居正的《进〈东文选〉笺》相近。开头一段说明编书的缘起：“德莫与競，荡蕩焉无能名；文不在兹，郁郁乎可以述。惟德作其根本，而文发为精英。此所以文选之续撰，又在乎圣运之重熙。”这段话主旨在于赞美王朝有圣德而后有文章。其中的“文选”，当指徐居正的《东文选》，而“续撰”即他们编的《续东文选》。下面一段讲文学的产生和中国文学的发展：“窃惟一气尽而有天经地纬之分，结绳罢而为河图洛书之始。叙事之体，实造端于典谟（指《尚书》）；叶韵之流，乃发源于赓载。虽其派各成一曲，要诸归不出二途。诗既亡于《王风》，书亦讫于《秦誓》。左氏之传，尚未免于浮夸；柏梁之篇，只自启其丽靡。厥后述者非一，何遽数之能终。彼魏晋固不足观，在唐宋亦有可尚。然禀气之有塞，竟具体之未闻。杜陵（杜甫）之诗，深得比兴之宗，无韵者殆不可读；涑水（司马光）之学，独究圣贤之旨，对偶则犹谓未能。至于其他，难以悉举。岂得述作之不易，且患取舍之未精。故历代各有撰次之编，于后来不无评略之议。”这一段概括了他的文学史观，说明编选文章之不易。下面讲述朝鲜文化盛况：“粤我朝鲜为国，古称文献之区。箕子受封肇邦，声教渐于东土；新罗遣士入学，礼乐侔于中华。其间命世之才，最称致远（崔致远）为冠。既有奋臂而倡者，宁无褰裳以从之。余风逮于高丽，斯文以之大振。汗牛充栋，非止一家；绣口锦肠，各尽其长。况圣鉴于二代，属东井聚兹五星。焕乎其有文章，炳然皆可纪录。”徐居正的表笺也有类似的表述，并且指出已有的书——《东国文鉴》、《东人之文》尚有疏略缺遗，李笺则不曾提及。下面再讲到当代：“恭维成宗大王，睿哲之德，昭回二文，表章乎群经，黼黻乎洪业。余力所及，念兹不忘。顾我东韩作者之能且多，信无让于上国（指上国）；奈彼诸儒择焉之驳而杂，或未睹夫大方。士林无所折衷，国家可谓欠典。命词臣以撰定，俾勒成为全书。取舍参诸众贤，法度森然具在。由新罗迨于圣代之一统，上下几数千年；自诗

文以及杂著之多门，前后总若干首。”这里讲的成宗命词臣所编全书，就是指徐居正的《东文选》。再往下讲到撰集续编经过：“今我主上殿下，缉熙日新，继述时敏……爰念近日制作之益盛，实原列圣教养之有加。第缘岁月之流迁，容有遗失；须以耳目所亲记，重加辑修。臣等性本鲁愚，学又浅薄。上承隆委，内顾增惶，未能窥管中之一斑，安得辨象外之千里。征诸人，披緝简，积以日月而旁求；注于目，酌于心，庶乎权度之一得。载稽成庙撰集（《东文选》）之后，暨圣朝编摩之时。其年才过三十有奇，所采已是千百不啻。可以见王国之多士，益足验君子之作人。猗欤盛哉，尤非前世之仿佛；乌可已也，用示后日之范模。”

《东文选》完成于 1481 年，所收文章前后近千年，其补编《续东文选》所收不过三十多年，二者的文献价值是无法相比的。但是李荇这篇《进〈续东文选〉笺》还是值得重视，该文章反映了当时的文学史观和朝廷对收集文学史料的关注和对中国文学的认同。整篇文章都是对句，几乎没有散语。也不用典故，是朴实清爽之作。

李荇有一篇《岁寒松柏》，题目出自《论语·子罕》篇：“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后世常用“岁寒松柏”比喻在艰苦困难条件下仍然保持高尚节操的人。本文托物言志，以松柏为榜样，表达其人格理念。第一段写松柏，在四时交替寒暑变化的自然环境中，只有松柏能保持劲节。“不借采于雨露，且傲视夫霜雪。”第二段写世人，有些权贵平时洋洋得意，自以为刚强如柱石，一旦国家有难，“或摇尾而乞怜，或屈膝而求活”。而另一些人，如伯夷、叔齐宁肯饿死，耻餐周粟；苏武卧冰吞毡，坚持汉节；董宣强项，朱云折槛，不惧皇权。这种人像松柏一样，“等孤芳之处林，树风声于万叶”。文章最后的“谇曰”相当于辞赋之“乱曰”，是简短的结语：在四季植物中唯赏松柏，在世间人物中，我追慕松柏一样的人。文章层次清楚，结构完整，立意正大，立旨鲜明，语言整齐。多用六言，少见四六。有人归之于辞赋类，然而李荇文集中有好几篇这样的文章与辞赋编在一起，却不标明为赋，可见作者心目中尚有区别。此文虽不同于《进〈续东文选〉笺》那样纯用四六之标准骈文，大体上归之于骈体还是可以的。

1592 年，日本执政军阀丰臣秀吉出动大批陆海军入侵朝鲜，朝鲜人民进行了长达七年艰苦卓绝的抗倭战争。在中国明朝军队的大力支持下，1598 年，日本终于把侵略者赶出朝鲜半岛。1592 年是壬辰年，朝鲜史家把这场战争称为壬辰卫国战争，也简称“壬祸”。战争期间，出现了一批骈文作品，起到了动员民众、鼓舞士气的积极作用。高敬命的《讨倭檄》是其中的代表作。

高敬命（1533—1592），字而顺，全罗道长兴人。戊午科魁，任校理，五年后罢归，居家十九年后复出，先后任参议、府使，1592 年日军入侵，聚结义军，得六千人，被推为上将，梁青溪为副将，痛击倭寇。1592 年 7 月，他指挥义军与官军协同作战，

攻打被日寇占领的锦山城，在战斗中壮烈捐躯，是朝鲜的民族英雄。他在军事行动之前发表《讨倭檄》，全文如下：

顷缘国运中否，岛夷外狺。始效逆亮之渝盟，终逞句吴之荐食。乘我不备，捣虚长驱；谓天可欺，肆意直上。秉将钺者徘徊歧路，累郡印者投窜幽林。以贼虏遗君亲，是可忍也；使至尊忧社稷，于汝安乎？是何百年休养之生灵，曾无一介义气之男子。孤军深入，女真本不知兵；中行未答，大汉自是无策。长江遽失其天堑，凶锋已迫于神京。南朝无人之讥，诚可痛矣；北军飞渡之语，不幸近之。肆我圣上，以太王去邠之心，为明皇幸蜀之举。盖亦出于宗社之至计，兹不惮于方岳之暂劳。巩洛惊尘，玉色累形于深轸；岷峨危栈，翠华远涉于修程。天生李晟，肃清正赖于元老；诏草陆贽，哀痛又下于圣朝。凡有血气而含生，孰不愤惋而欲死。奈何人谋不善，国步斯频。奉天之驾未回，相州之师已溃。蠢兹蜂虿之丑，尚稽鲸鲵之诛。假息城闕，回翔何异于幕燕；窃据冀辅，跳踯有同于槛猿。虽天兵扫荡之有时，而凶徒迸逸之难期。敬命，丹心晚节，白首腐儒。闻半夜之鸡，未堪多难；击中流之楫，自许孤忠。徒怀犬马恋主之诚，不量蚊虻负山之力。兹乃纠合义旅，直指京都，奋袂登坛，洒泣誓众。批熊拉豹之士，雷厉风飞；超乘跳关之徒，云合雨集。盖非迫而后应，强之使趋，惟臣子忠义之心，同出至诚；在危急存亡之日，敢爱微躯。兵以义名，初不系于职守；师由直壮，非所论于脆坚。大小不谋而同辞，远近闻风而齐奋。我列郡守宰，诸路士民，忠岂忘君，义当死国。或藉以器仗，或济以糗粮。或跃马先驱于戎行，或释耒奋起于农亩。量力可及，惟义之归。有能捍王于艰，窃愿与子偕作。缅惟行宫，邈矣西土。风俗之美，远自仁贤。俎豆之余，士马之强，曾挫隋唐百万之兵。庙谟行且有定，王业未岂偏安。善败不亡，福德方临于吴分；殷忧以启，讴吟益思于汉家。豪俊匡时，不作新亭之对泣；父老溪后，伫见旧都之回銮。（引自《韩国文苑》卷六）

文章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敌人乘我不备，侵入国境，朝鲜国王逃到鸭绿江边的义州（文中比作唐明皇幸蜀），文章接着列举中国古代奋起救国的李晟、陆贽以及许多历史典故。然后讲到自己，“白首腐儒”，已是年老的书生，可是有“丹心晚节”，追慕祖逖击楫中流，“纠合义旅，直指京都，奋袂登坛，洒泣誓众”，大军云集，并非强迫，“惟臣子忠义之心，同出至诚；在危急存亡之日，敢爱微躯。兵以义名，初不系于职守；师由直壮，非所论于脆坚”。下面号召各路士民，“忠岂忘君，义当死国”。各尽所能，合力抗击侵略者。文章中有的是事典，有的是语典，皆极切时局。从头到尾都是对偶句，以四六句为主。气势充沛，铿锵有力。不少句子，掷地有声。

当时同类文章甚多，洪季男有《募义檄》、赵宗道有《募军檄》、赵宪有《讨倭

檄》、黄慎所有《教诸道义兵书》，皆不完整，仅有节略，并见《韩国文苑》卷六。

任叔英（1574—1623），字茂叔，号疏庵，25岁中进士，曾任弘文馆博士，因得罪权贵，沦为囚犯。后还朝，任侍从。为人刚直耿介，主持科举考试，公平严正，不徇亲故。同时期人李植的《任茂英言行录》中评论任氏骈文成就：“公之文长于四六，车五山称其小篇与王（勃）、骆（宾王）不相上下。……公于四六，法律精严，非唐以上材则不用。所引古事，必用本书全文要语，一字不苟安排。至于行文（指散文），未尝作偶俪语。专务平顺畅达，真所谓笔端有口。”“四杰集读五六过，终身记诵，口授子弟传写，一字不错。”

任氏《疏庵集》中有骈文49篇，包括序31、启8、上梁文3、疏2，其他体裁5篇。以《统军亭序》^①最负盛名，其中云：

西山石室，韬福地于霞冈；南海金堂，秘灵区于雾壑。虽复雕甍亘岭，终非视听之乡；画栋凌波，竟谢舟车之域。然则珍台闲馆，穷宇内之规模；列榭崇轩，极人间之制度。可以寄心寥廓，冥搜包上下之殊；延首城池，旷望括华夷之会。独为游观之美者，其唯统军亭乎？

若乃三阶八户，凭显敞而盘基；万栱千栌，袭高明而杳势。象吴中之龙角，功冠名园；安邺下之凤头，望雄胜境。重檐复溜，交阴横碧磴之前；镂槛文槐，发秀被红岩之侧。阳鸟御日，临反宇而回翔；仙鹤乘云，历飞梁而坠翼。庾元规之谈咏，早合流连；许玄度之才情，尤堪赏契。

尔其辨方正位，征析木于干维；画野分疆，引营州于地络。洪川巨渎，直带通衢；峻埠长岭，旁围沃壤。天垂白气，秋方控紫帝之都；日照青光，春谷拥朱蒙之国。

故河源经月，即降张骞；益部指星，常勤李合。皇慈雾洽，旬四郡而先沾；神化风宣，在三韩而首被。况乎关连鸣雁，封畿弥北极之阴；地似伏龙，原隰跨西隅之远，由是重城击柝，金城之御暴可知；绝塞悬旌，玉帐之扬兵在即。

统军亭不同于一般亭台楼阁，相当于高级军事指挥所或城堡。第一段概述环境，第二段描绘建筑，第三段展望地理位置，第四段回顾历来边塞建亭堡之必要性。“重城击柝，金城之御暴可知；绝塞扬旌，玉帐之扬兵在即”几句，是点题之笔。据李植说：“《统军亭序》流入中国，翰院学士传语我国使臣云：千年已绝之调，出于海外，尤奇异云。”（《任叔英言行录》）

任氏的骈体短简，精粹练要。如《送金典籍朝天序》：“金君韵谐金石，含九夏之清音；气袭芝兰，擢三春之秀色。德因时建，循下邑而扬声；任与事隆，指上因而奉

^① 《统军亭序》、《送金典籍朝天序》、《送李同知春之朝天序》均引自任叔英《疏庵集》。

使。直云横塞，斜通碣石之墟；高峰负关，俯瞰箕城之域。三条不远，穷帝里而非难；六合攸同，拜皇门而在即。于时月华东上，金精临侧匿之期；天气南升，火宿入平分之序。含毫搦管，遵别路而陈讨；列爵罗樽，对离亭而劝酒。”此文为金姓典籍郎出使北京而作，措辞典雅，对偶精准，纯用四六，与唐代王勃、骆宾王的确不相上下。

《送李同知春之朝天序》：“同知李公，高情壮思，包义塾而飞英；雄笔清词，括文场而擢秀。鹤鸣云路，仙禽知夜半之期；龙跃天衢，神物应春分之序。风烟万里，奉下邑之朝宗；城阙千门，傃皇居之壮丽。赏因时合，爰击节而辞家；任与事隆，遂弹冠而出境。虽复旌旗东指，中途逢汉骑之屯；烽火西连，绝塞逼胡尘之警。而乃乘危历险，忠勤之节弥彰；临远登高，慷慨之心屡激。山川络绎，披襟窥上国之雄；原野苍茫，举目入幽州之旷。考张衡之灵宪，箕星之下烛可知；观裴秀之舆图，碣石之傍临斯在。于时朱光北至，凌别馆而流炎；白日西归，即离亭而送晚。虽入非洛水，终慚胜饯之违；而意切河阳，敢阙新篇之赠。”此文与前文同样是精雕细琢的四六文，所不同者，写作时间稍后。明朝与后金正在辽东作战，故而有“虽旌旗东指，中途逢汉骑（指明军）之屯；烽火西连，绝塞逼胡尘（后金之兵）之警”。其中提到按东汉张衡天文著作《灵宪》观察星宿，据西晋裴秀所作地图寻找碣石山在何处，都是想象之词。文章视野开阔，浮想联翩，满纸烟云，美不胜收。

任氏三篇上梁文皆为友人作。《谨节堂上梁文》将屋舍周边景物写得清新素雅，与堂主金元亮之性情、融合为一体。实景与虚拟相混，营造出和谐平易的气氛。

权叔子教授总结说：“任叔英骈文更为突出的特点是，凭借华丽辞藻，壮观景物和饱满感情，形成声势，营造氛围，将景物作为烘托感情的手段，常用于各种题材之中。”“任叔英骈文体现出笔法自由的特点，即不守常规，用省略、换位、先抑后扬等多种手法，打破了既定的篇章结构，还增加虚词以环旋且变化句型。……体现了多样性和自由化，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出任叔英对于骈文体式的自如驾驭能力。”^①

李氏王朝中期，文坛出现“月、象、溪、泽”四大家，亦称“海东四家”，即月沙李廷龟（1564—1635）、象村申钦（1566—1628）、溪谷张维（1587—1638）和泽堂李植（1584—1647）。后世评论家所论“海东四家”之文，是兼括骈散的，就中以李植的骈文成就较突出。

李植（1584—1647），号泽堂，历任清要，三典文翰，明天启至清初，朝鲜与中国往来之外交文书多出其手，人称“妙绝一时”。后人对于泽堂李植的骈文创作，评价颇高。金允植《云养续集》说：“象村之文熔铸陶洗，有明末清初文气。月沙之文，不以

^① 权叔子：《海东“王骆”任叔英骈文创作论》，载《省思与突破：骈文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四届中国骈文学会年会论文集》，南京大学文学院2015年10月编印，第409—415页。